

最前哨



(1)

鍾 薛 黃 力 陳 棲 柳 秋 華 黃 林 馮 適 郭
 靜 甯 殘 葉 乃 沫
 聞 汕 嬰 揚 雲 棲 倩 雲 嘉 眠 林 超 夷 若

7



最 前 哨

開拓新詩歌的路——	郭沫若	歌詞二首——	力 揚
詩與戰鬥——	適 夷	人民的聲音——	蕭 野
談翻身詩歌——	馮乃紹	卓賁山祭——	柳 倩
關於詩腔——	林 林	教館佬五字經——	文 華
介紹一位新人——	黃葯眠	十月的旗幟炫耀——	商黎誕
低調短唱——	華 嘉	廟口仔的故事——	葉夏子
太子世家資——	秋 雲	記著他們的臭名——	薛汕輯
春天的禮物——	黃甯嘜	逼上梁山(特偉插圖)——	凍 山
清鄉——	樓 棲	最前哨(H.海涅)——	鍾靜聞譯
無聲集——	陳殘雲	阿當一世(H.海涅)——	鍾靜聞譯
月亮起山——	烏 風	封面設計——	張光宇
春節詩章——	胡明樹	最前哨(封面畫)——	丁 聰
去了，去得更久更遠——	霧 城	編排設計——	丁 聰

發行人：葉小舟 發行所：中國詩壇社

地 址：香港堅尼地道一二〇號三樓

承印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定價：港幣一元

出版日期：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

7/2/9



最前哨

H·海涅作
鍾靜聞譯

擔任自由戰爭底最前哨，
三十多年來忠誠不懈。
沒有希望地鬥爭着，
明知道不能夠安全回來。

沒有晝夜地在守望——
不能夠像同伴們一樣酣眠。
(就是稍想打個盹兒，
也挨戰友們底鼾聲相妨。)

夜深了，疲倦越發襲來——
還有恐怖——不怕什麼的只有惡漢，
我爲了趕跑它，
口笛吹出無敵的諷刺詩行。

我清醒地持槍站着，
稍覺得可疑的傢伙走前，
就坦伏着放槍，
向他胸膛射入沸熱的子彈。

有時候，受傷的惡漢們
做出同樣靈巧的射擊，
——我不能夠不承認——
傷口裂開——鮮血在流淌。

崗位空了，傷口開着，——
一人死去，別人就從後面補上——
我到死也不屈服——
武器完好——單單破裂了心臟。

開拓新詩歌的路

郭沫若

中國的新詩歌，自文學革命以來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了。一般人的見解，認為詩歌最無成績。從前有些寫新詩的人近來不大寫了，也很受人指責。特別是不寫新詩，而偏偏愛時而寫寫舊詩，似乎回到革命以前去了。我自己就是這類似走回頭路的一種人，今天要來談詩歌的開拓，或許是最不適當的吧。

我依然是尊重新詩歌的，我之所以不大寫，正是因為尊重它的原故，不敢亂寫。新詩和小說戲劇散文等比較起來，要說最無成績，或許有些朋友會不同意，在我自己，我是平心靜氣地可以承認的。但有些人認為新詩沒有建立出一種形式來，便是最無成績的張本，我却不便同意。我要說一句諺語：新詩沒有建立出一種形式來，倒是新詩的一個很大的成就。新詩本來是詩的解放，它是從打破舊形式出發的。目的在打破既成的四言五言七言或以四言五言七言為基調的長短句的那些定型，而使詩的感興自由流露。因此，不定型正是詩歌的一種新型，我們如果真正站在詩歌解放的立場，是不能反因此而責備它的。因而有些從事詩歌活動的人，想把外國詩的形式借些來使詩歌定型化，也正是南轅而北轍的走法。不寫五律七律而寫外國商籟，是脫掉中國枷鎖而戴上外國枷鎖而已。新詩歌之所以最無成績，認真說，這要求定型化的內外火迫，倒要負主要的責任。這樣的要求不是在盡力追求解放，而是在盡力追求枷鎖。豆腐乾化的運動會經流行過很久，便是這一枷鎖追求的最具體的表現了。拼命學外國人，但沒有學到外國詩歌的解放，而是學到解放以前。這雖然只是形式問題，在實際是和內容的精神分不開來的。大家依然是封建社會的或久或暫的囚徒，是囚徒，故在追求枷鎖。本是寫新詩的人，時而要寫寫舊詩，也就是下意識界的囚徒心理一時失掉控制的表露。

今天依然是過渡時代，但是，是過渡到人民世紀的時代。寫舊式的詩辭是不足為訓的，但只要它不包含反人民的毒素，而却包含着人民意識，倒可以容恕它。寫外國形式的方塊詩也是不足為訓的，但只要它不包含反人民的毒素，而却包含着人民意識，倒也可以容恕它。今天的詩歌必然要以人民為本位，用人民的語

言，喜人民的意識，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動。更具體的說，便要適應當前的局勢，人民翻身，土地革命，反美帝，殺蔣棍，而促其實現。這正是今天人民最迫切的要求，而還要求已表現而爲波瀾壯闊的行動了。詩歌必須以歌頌這些行動而詛咒反人民者的一切爲自己的任務。

在這兒可以有兩種開拓詩歌的方法。一種是啓發人民的文藝活動，讓人民自己寫。由今天的工農兵自己寫出來的詩，那才是詩歌礦坑裏的真正的金礦銀礦。人民自己不能寫字也不要緊，要能寫字的讀書人去代寫。古時候我們中國有過採詩的官，那樣的官倒是值得讀書人自己來搶做的。蘇聯有過一位出色的歌人姜布爾，他就不能寫字，而他的詩歌也就是靠別人紀錄出來的。採集民歌民謠的工作，自五四以來早就有人提倡，而且有人在做，但我認爲今天應有一個合理的限制，便是要採集新的民歌民謠。再則要發現民間詩人或歌者，盡量地讓他們歌詠。

其次當然也就是近幾年來的一個普遍號召：向人民學習。這主要是對讀書人在說。讀書人的所謂士，在從前是居於四民之首的，他作爲民的時候，傲居於農工商之上，一旦脫了民籍而爲官，那就要作威作福，管起老百姓來了。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種封建意識，在今天實在還有很多的讀書人未能免掉。就是今天最前進的智識份子吧，儘管天天喊「向人民學習」，但在生活實踐上實際做到的並沒有幾個。我自己也就是這樣的一個言行未能一致的人。認真地要獲得人民至上的意識，實實在在每天每天都要做着嚴烈的自我革命才行。現今是「工農兵學商」的時代，「學」已經降到第四位了，論道理還該降到第五位。「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專門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人固然是人品中的低能者，假如是讀活書、活讀書、讀活活的人，他在生活意識和態度上是決不會妄自尊大的。向人民學習的目的是要幹練地替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那不是很低的嗎？但這是從自意識上來說的話，假如從人民方面來說，只要你是真實的勤務員，人民是決不會看低你的。人民是最忠厚，最謙虛，最公正的；有這樣一位最忠實，最幹練的人民服務員，人民會擁戴你爲最崇高的人民領袖。要經過人民封贈的稱號才是貨真價實的。「詩人」，也必須經過人民的封贈。做詩的人不要妄自尊爲「詩人」，不是存心努力去做詩，而是存心努力去做人，這倒不失爲另一條開拓新詩歌的大道。

一月三十一日

一 博士胡適之

我是博士胡適之，
五四運動寫新詩，
我提倡「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
還寫了半本白話文學史。

但我畢竟不是傻子，
「學而優則仕」那個不知，
抗戰要流血受苦我受不起，
於是揚長出國做駐美大使。

如今慘勝實該多謝美國主子，
回國來我就佔了北大校長的位置。
可恨那批乳臭未乾的莘莘學子，
竟然向我要求什麼民主？

我雖然自命爲「社會賢達」之士，
說句老實話不過是「過河卒子」。
我要高舉反蘇反共的旗幟，

替美國老板開路誰說不宜？

我是博士胡適之，
我行我素我自己知。

我「革」過「命」也喊過「民主」，
但今天，哼！你們做「民」我要做「主」。

二 烏鴉叫

烏鴉叫，叫呱呱：
我曹聚仁是個大烏鴉。

同濟學生大流血，我要唱呀：

「共軍第二戰線吃敗仗」，「似真似假」。

上海舞女居然想造反，我要唱呀：

你們存心「陰謀搗亂」，真是該殺該打！

還有申新工人死得好，我要唱呀：
這些都是「掘井自埋」的大傻瓜！

從前我還有點怕，躲在後面吱吱喳喳，現在要被甲上陣「立功黨國」，笑罵由他！

因為我要「清理戰場」，還要唱呀，蘸着滿嘴人血，我也要得意一下。

我曹聚仁是個正牌大烏鴉呀：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二月九日讀曹聚仁的上海通訊後寫）

三「自由主義者」

噓！我們是「澈底的自由主義者」啊！「小馬大幫忙」原是我们的拿手好戲，「論政而不從政」正是我們最好的幌子，其實，只要我們「能賣力氣處」，主子啊，我們實在是一義不容辭。」

噓！我們是「澈底的自由主義者」啊！請傾聽我們的「主張」，全世界人士：「愈打自由的負數愈大，

貧窮的程度愈深，

中國距離二十世紀也愈遠。」

所以，妄想翻身的小百姓，要聽話啊，快把造反的心情收起。

「在腐敗然而有限期的政府，與健全而無限期的政府之間，我們毋寧選擇前者。」

所以，「專制餘毒」也有它的好處，我們用「和平」來保存「腐敗」正是好事。

噓！我們是「澈底的自由主義者」啊！

誰敢蔑視我們的「主張」就是「拂逆民意」。

喂！「各地無聲無息的墳土者」啊！

來吧！你們都是我們的羣衆和同志。

讓我們把這「將要倒塌的柱子」扶起，

鋪平道路爲美蔣盡忠做一些好事，

因爲他們啊，就是我們的「寄生主子」。

太子世家

贊秋雲



美國有個華萊士，
我們中國也有 H.H. 孫。

「草賊」聽到眉頭皺，
紙老虎不難給你拆穿。
基督將軍剛剛趕了出國，
如今又來了你這個「混天元」。(註)

我們太子 H.H. 孫，
面口卜卜月咁圓，
遠看活像孔老闆，
近看一個大銅錢。

長來長去立法院，
蔣家天下陳家黨，
還有什麼好處留給我老孫。

別人可以拉去充軍和槍斃，
對太子總得留幾分情面，
一來怕元老派反對，
二來怕有碍國際宣傳。

父爲國父子太子，
只道江山代代傳，
誰知北伐成功後，
「草頭」當家奪了權。

思前想後不服氣，
偏要和你搗個亂，
你要反蘇我親蘇，
你要反共我就把共來聯。

這着棋就算你拿得穩，
空頭副主席讓給你來當，
第二把交椅放在面前，
那怕你不向右轉。

太子從此不得志，

口口聲聲喊人權，
自由民主響連天，

太子果然上了釣，

得到副座心里甜，
鷄腿打人牙齦軟，
罵聲喊聲都寂然。

上丁台來第一炮，
不講民主講戡亂，
「蘇聯蘇聯真可惡，
胆敢把我大連佔。」

滿朝文武大鼓掌，
副總統府圖樣往上獻，
太子衣錦榮歸喜洋洋，
翠亨村里大排祝壽筵。

莫不是太子生來命中帶硬，
花無常好月不長圓。
登了位還沒有好多天，
內外情勢大逆轉！

美國貸款望梅難止渴，
物價一天千百變，
共軍前綫大反攻，
江南江北起烽烟。

「草頭」心里好着急，
看樣子過得冬來過不得年，
「太子啊！咱們有福同享禍同當，
求你再把戲法變一變。」

「『親蘇』本來是你的老調子，
一反一合唱來格外新鮮，
你說啦：『如果美國爸爸不理我，
咱們就拖油瓶到史伯伯那一邊。』」

這番話太子說來好丟臉，
無奈美國爸爸只當是耳邊烟，
千辛萬苦換來一頂大帽子——

孝悌忠信禮義廉！

近來TV宋做了南天王，
太子靈機一動，又有打算，
有朝一日南京政府總得垮台，
咱們甥舅們不妨以「反蔣姿態」出現。

、、、

太子太子笑話多，
三天三夜說不完。
幸虧生來面皮厚，
碰了一鼻子灰，他還說：
「我剛剛吸了雪茄烟，
烟灰沾了上臉。」

註：混天元金斗，即馬桶，討人厭的東西。見封神榜演義。

詩與戰鬥

適夷

從最近蘇中解放軍推行「槍桿詩」運動的報導，我立刻想起了在淮陰時見過的「機器詩」（這名字是我杜撰的），在那兒一家被傷軍嚴重破壞而經人民政府修復的麵粉廠里，我們去參加它的開機典禮，那些機器都是在極度損傷後，在極缺乏的情形下，經過一番刻苦奮鬥才修整好了的，但已經煥然一新，而且開始健康的工作起來了。我第一次認識從一顆麥子變成潔白的麵粉，需要經過二十幾道過程，每一道過程都是一部分工的機器，旁邊站立著專司這一部份的工人，在——依次參觀的時候，我發見每一機器上都貼着一張小小的紅色或綠色的紙，上邊是按照這個工作部門的工作狀況，寫著幾行長短不齊的美麗的字句，可惜我已經記不清那些句子了，但總之是很美麗的小詩，它非常巧妙的寫出了那一部門的工作過程，而且把機器和製品的狀況完全擬人化了。例如在麥子的大漏斗上，寫着「大口大口的吞下去吧，你這個喫不飽的孩子，」在麥子從裏面通過的漏管上，寫着「勇敢的前進，前面就是戰場了！」在麥粒碾碎機上，寫着「用你鋼鐵的牙齒，細細的咀嚼吧！」向領導人問起時，才知道都是工人自己的創作，這使我驚異的不但是工人們創作的 ability，同時是他們對於勞動和勞動工具的愛。這些工人以前是為着半飽的生活，低頭在資本家底下痛苦的勞動的，然而現在，他們是爲了人民，爲了解放，出於自己志願的勞動了，他們對勞動與勞動工具就產生了這樣熱烈的愛，像農人撫愛着自己的耕牛一樣，撫愛着自己的機器。

我不曾見過貼着詩的槍，但是革命戰士對於自己武器的寶愛，細心的擦槍，像懷抱愛人一樣的

撫弄自己的槍，像父母打扮小孩子一樣打扮自己的武器，那種熱烈的神情簡直令人感動。例如解放軍新攻進一個城市，城內的綢布店往往首先做到一筆最好的買賣，便是許多戰士幹部湧到櫃子前搶購紅綠綢布，拿去包自己的短槍，因對於武器的這種熱愛，而不知不覺的發出歡欣鼓舞的歌唱，是非常自然的情形，而這歌唱的本身，又鼓舞了人的戰鬥。

工具幫助人們的勞動，武器幫助人們的戰鬥，它會使勞動者發生熱烈的愛，但祇有在這工具與這武器是為着大多數人也即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服役的時候，假如在另外一種狀況下，勞動工具只是屬於少數者的獨佔而用為剝削勞動者的手段，武器只是為了迫使戰士去殘殺自己同類的工具時，則情勢就完全不同了。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廠是工人的牢獄而機器是吸工人血液的魔鬼，又如被驅於反人民內戰的兵士，槍枝也成為他們的鐐銬，則工具與武器已經完全變成憎恨的對象了。

熱愛會產生歌唱，而憎恨則只會招致沉默的憤怒，但沉默的憤怒會激發戰鬥，而戰鬥則是詩的。資本主義剝削下的工人不會有機體詩，被迫於反人民內戰的兵士也不會有槍桿詩，祇有當他們認識這機器也可以為人民服務而這槍桿是可以轉化為人民的武器時，才會有他們戰鬥的機器詩和戰鬥的槍桿詩。

為着瞭解解放軍的槍桿詩運動而倡導詩歌的普及運動，我以為我們不能離開這種詩歌的戰鬥的本質，新的詩歌運動必須與戰鬥結合起來才能普及和提高。新的詩歌正在戰鬥中蓬蓬勃勃的滋長着，像上海學潮中產生的「團結就是力量」，「你這個壞東西」……以及許多工人鬥爭中民變中產生的詩歌性的標語和口號，反人民的軍隊中流行的厭戰和反戰的小調，正和解放隊伍里的槍桿詩機器詩一樣，是新詩歌在今天的最廣闊的道路。戰鬥在產生着詩歌，而歌詩又推動着戰鬥，詩和戰鬥是已經不能分離的了。

三十七年二月·香港

談翻身詩歌

馮乃超

「一年到頭辛辛苦辛，汗流滿面火燒身，做死都係爲衣食，無知幾時得翻身。」
——（粵南民歌）

在民歌民謠裏面，常常碰到想望翻身的句子。這種希望改善生活的翻身思想，根深蒂固地埋藏在窮苦人民的心坎里，是由來已久的事情。人民在飢寒交迫的生活中，在走頭無路的時候，不能不想到改變現狀，希望有一個較好世界的出現。當革命的工人階級還沒有出現於中國歷史舞台的時候，人們也有時想到地主頭子的皇帝開恩，有時想到「真命天子」的出現，但是，翻身思想卻不老還是這末沒有出息的念頭，它不但通到「揭竿而起」，而且走到「農民管天下，什麼也不怕」的覺悟程度了。過去，比如「石頭都有翻身日，北風亦有轉南時」（粵南民謠），這些句子中，雖然還看不見農民翻身要靠自己動手的思想，但相信能够翻身的信念，是鋼鐵一般堅硬的。

「翻身啦！」「大翻身的日子來了！」這是今天人民響亮的呼聲，時代的强有力的感召。它向一切窮苦人民的心，點起燎原的大火，燒去了他們變天思想的疑慮，解放他們原有的知慧，喚起他們行動的勇氣。一生一世做牛做馬的人，特別是中國貧苦的農民，只能從痛苦的生活裏面，去認識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一鱗半爪，獲得片段的革命的知識。歷史上不知多少次農民革命，是在盲目的、落後的、甚至於是迷信的、那種「替天行道」的思想領導之下起來的。然而，他們今天所接受和實踐的卻是真正革命的真理。今天，窮苦人民的自發的翻身思想，已經提高到分田和挖掉封建的根，革命的道理和他們的痛苦、憤怒、憎惡相結合，生出了撼搖天地的力量，在中國古舊的國度裏濶步起來。農民用自己的力量來改革自己的生活，完成一件天翻地覆的偉大革命事業。

農民開始用幾倍了的語言來說話了。地主是咱們的冤家和對頭。他們吃咱們的肉，喝咱們的血，欺負咱們多少年了。他們吃大租，放大利，大斗進，小斗出，崩崩利，利滾利。這些都不說，他們還強姦婦女，打

人罵人，依勢欺人，無惡不作。他們財大氣粗，門子大，害的咱們輩輩受苦。咱們一年辛苦，給了人家還不够，自己落了個沒房沒地，挨凍又挨餓，賣兒賣女，逃荒要飯，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伸，祖宗輩輩壓在地下，翻不了身。」（晉察冀農會告農民書）。這些是從農民吐出來的苦水中，搜集得來的語言，它們集中地表現了農民生在世世的痛苦和禍難的原因。瞭解農民，應該從這個情況中去瞭解他們。吐苦水是農民的思想革命運動，有冤的伸冤，有苦的訴苦，這樣，舊社會才受到批判，地主階級才能被打倒。吐苦水，又是啓蒙運動在勞苦人民戰鬥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具體方式。吐苦水，使深藏在農民心裏的思想感情找到了適當的語言表達出來，因此，它解放了農民的語言，提高了農民的語言，（翻身，挖根，搬石頭，吐苦水，都是提高了的語言，這些農民的俚語，居然發揮了革命的作用，這是革命性質所決定的。）吐苦水，又產生了農民的大量的翻身詩歌。翻身詩歌是農民編給自己讀的課本，這裏表現着農民的「莊嚴的人格」，有着歷史的「真實的生命」。從這點說，我想主張「更多也更深地和人民和歷史結合」的人，不至於反對它吧？但是，它的形式可就覺得怕人的，四字經，五字經，比山歌也許還要落後的，自然也夾雜着「蕪雜而又粗獷」的方言。這些是不是詩呢？從「色香皆備情文並茂」的觀點看來，詩意太多的人恐怕是不會承認它的吧？但承認也吧，不承認也吧，它依然是直接教育群眾的詩歌，表現着農民生活情緒的詩歌。我想這種爲群眾所需的詩歌，還是不容從形式的落伍，或者簡單地因爲是方言，就去反對它。這些是和農民結合着的，和歷史結合着的，只是裝束有點土裏土氣吧了。「詩詞的鬼影」曾經威脅過一些白話詩人，今天又有些詩人害怕土裏土氣的民間形式會拘束自由、解放、戰鬥的詩的情緒，破壞了詩；害怕「我們底詩，就不會是前進而是倒退，不可能有所建設而弄得不過破壞，沒有成功而祇有潰敗的了」。這個「警惕」，這個「考慮」是不是應該有的呢？如果民間形式的拘束了自由、解放的要求，麻煩戰鬥情緒，我根是應該警惕、考慮的。但如果事實上不盡如此，民間形式也可以戰鬥，那末，這種警惕和考慮，變成偏愛「自由體」而輕視民間形式，從今天蓬勃地展開着的直接服務於鬥爭的詩歌運動，得不到確切的估價而有所損害，這不是更應該警惕應該考慮麼？有一句老問題：「我們是誰？」接下去，我們也可以問：「我們底詩」爲誰的自由，爲誰的解放？

這末說，我絲毫沒有反對自由體形式的意見。這種容積闊濶而束縛較少的詩形，應該有它一定的地位和

它發展的前途。艾青、田間等人的成就是應該肯定的，但有些詩人沒有用足夠的內容卻用過多的詞藻來填滿這個廣闊的形式，這也是事實。這個根源，談論的人已經不少，我想將來還有機會把這個問題再來研究的。

「一個軍隊，倘若不準備學會使用一切敵人所有的或者能夠有的各種武器……這個軍隊底態度，是最蠢的，或者甚至於是罪惡的。」什麼東西可以鑄造為殺敵的利器，我們是都要利用的。這是我們對於人民事業的最大的功利主義。大眾化的詩歌，如果「離開了三萬六千萬的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這是我們重視翻身詩歌的主要理由。

華中人民解放軍的 槍桿詩運動

華中解放軍某部的「槍桿詩」運動，已成為該部政治工作中的新式武器。去年八月，華中開始轉入反攻後，解放軍士氣高漲，該部某支部砲兵連指導員劉靜聲和連長做倣蘇軍進攻柏林時砲彈坦克上都寫着「打到柏林去」的作法，根據各種槍砲技術上的優缺點和對它的要求寫成短詩貼於槍砲上。如某砲手的平射砲上貼着：

「平射砲，
剖剖叫！」

南岸岸，
打得好，

團里旅裡都知道，

這次不能打白掉。」

又如某戰士的八二迫擊砲上貼着：

「八二砲，

你的年齡真不小！

可是你的威信不很高，

這次反攻到，

不能再落後了。」

這種詩出現後，立刻獲得廣大戰士歡迎。他們紛紛把自己的立功

計劃也寫成歌貼在各人的武器上，並叫它為「槍桿詩」。此一創造經領導上提倡推廣，就迅速成為普遍的群眾運動。指揮員旗子上寫着：

「我們的旗子紅通通，

戰鬥指揮少傷亡。」

炊事員封安全在淘米羅上寫着：

「淘米羅不大不小，

裝上米不多不少，

在水里三擦四搗，

把沙子泥粒淘掉。

同志們都說衛生很好，

大家都吃得挺飽，

反攻打仗多把槍殺，

打了勝仗我也有功勞。」

春 天 的 禮 物

送給人民解放軍

敬禮！英勇的解放軍！

有了你光輝的戰鬥

我們才從地獄里翻了身。

敬禮呵，英勇的解放軍！

你，在零下三十度的東北

冒着大風雪作戰；

你，橫渡黃河飲馬長江

大踏步地進軍；

你，担起了神聖的任務

乾淨消滅人民底敵人。

你呵，你是我們的太陽神！

是你幫我們

向地主、豪紳

奪回了失去的財產。

是你幫我們

把惡霸、貪官

清算。

是你呀

幫我們

建立了民主政權！

允許我們發狂的擁抱你呵！

讓那感激的眼淚

滴落在你的腳跟，

讓那歡樂的眼淚

把翻生的土地滋潤，

讓我們呵

永遠擁抱着你親吻，

永遠擁抱着土地親吻！

送給解放了的城鎮

你繁榮的城鎮——

流着燙人的陽光底城鎮呵，

今天，你才真正的屬於人民！

把所有的穀倉都打開呀！

不能再容忍倉里的穀粒

和那街角的餓殍一樣地腐爛，

一則無權過問，一則沒人去管。

黃 寧 墨

今天，讓我們歡歡喜喜
你一斗他一斗我一斗的把它分。

把那些欺負我們，剝削我們，
使我們傾家蕩產

使我們夫離子散

使我們做牛做馬的

還蛋，

像豬一樣捆起來呀！

讓大家痛苦快快去控告，審問，

然後讓大家做個公平的法官，

給彌天大罪以應得的宣判！

清 鄉

樓 樓

警保大隊駐紮秀田城

敲掉勒索像土匪

半敲半搶抽捐稅

抽了筋來剝了皮

一天有人來報信

紅軍到了鳳凰村

全隊人馬着了慌

六挺機關槍守城門

那一個心腸最好，最能幹，

大家選他當行政官。

是誰救活了我們，解放了我們，

大家永遠記着他的大恩。

那比天還高比海還深的恩德底佈施者呵，

感召着我們，指點着我們，領導着我們，

叫我們發揮力量，大大胆胆

做這個世界的永久主人！

你榮耀的城鎮：——

流着愛人的陽光底城鎮呵，

恭謝你，和你底人民！

過了幾天紅軍撤退了

吳大隊長偷偷笑

馬上下令去清鄉

「半個好匪也不要漏了」

三百名輕裝帶袋帶麻繩

一聲吶喊殺進了村門

開一排槍先示個威

嚇得全村狗走又鷄飛

「你們好大的狗胆

勾結奸匪竟也敢

男女老幼都捆起來

難是好匪指出來」

箱櫃櫥櫃細心搜

銀錢衣物一件都不漏

豬牛牲口也犯通匪罪

成群成隊給牽着走

隊兵來到五爺家

五爺想請隊長來說話

隊兵兩眼一瞪開口罵

「你是他老子我也不怕」

五爺聽了哭喪臉

「這是什麼世界呀，我的天

紅軍來了請你們不來

他們分了我家的浮財」

「咳！你有浮財他們分

奸匪跟你一準暗裏通

把你綁回隊部去

一打一吊怕你不承認

五爺暗裏對他塞鈔票

隊兵一下子眉開又眼笑

五爺有眼淚哭不出來

咒罵他們死賊胚

隊部裏暗把話傳出

拉去的人要把錢來贖

價錢開得好稀奇

又要金子又要穀

金子穀子怎論價

把拉來的人秤一下

窮人十斤肉換一担穀

有錢的人要換一兩金

沒錢來贖的是「奸匪」

不是砍頭就槍斃

糙穀怎麼榨得出油來

給砍頭槍斃的一批批

清鄉清得荷包漲

大隊長進了黃金五十兩

紅軍不拔窮人一根菜

白軍個個不怕死絕代

清鄉清出了好榜樣

要活就要跟紅軍到山上

要活就得把心來橫

跟那批強盜算血賬

無聲集

罌花頌

罌花罌花落又開
五羊城外是罌花節
春節過後罌花落
罌花落了變作「罌北土」

汪府時候風光好
禺北罌花處處開
蔣府回來風光也不壞
禺北罌花開處處

褚民誼有個「剷烟隊」
不剷烟苗捉鴿鴨
宋子文也有個「剷烟隊」
不剷烟苗要銀紙

兩種招牌一個式
只換葫蘆不換藥
苦的是百姓無活路
不種罌花種什麼

「剷匪名流」

廣東來了肥佬宋
廢銅爛鐵都運價
軍閥土豪「大天二」
身價漲得十倍高

「剷匪司令」滿街走
「參議」「專員」月月有
十個軍官九個兵
九個軍官十隻手
有個小將叫何彤
不會放槍會放屁
投機本領稱能手
也會扒錢也會算

漢魂坐朝八年長
居然做了大富翁
如今又投身肥佬宋
座鎮中區買流氓
又買得「名流」三幾十
搵在「剷匪」牌上當花瓶
價錢不高也不低

每人一疊「特許證」
從此「司令」「名流」兩相得
「剷匪」「走私」各逞強
怕的是如意算盤打不響
「司令」「名流」都落荒

徐案有感

小官屁股大官踢
大官屁股毆「洋爺」
小官貪污大官拉
大官貪污買地皮
小官走私挨坐牢
大官走私有「特許證」

小官之一徐繼莊
却有通天大本領
括錢括得肚皮漲
花天酒地娶舞娘
軍統老爺看得眼睛紅
變勢洶洶分贓
好漢不吃眼前虧

阿當一世

H.海涅作·鍾靜閑譯

你使用火劍，
指揮天國底惡兵，
把我從天上放逐了，
沒有道理，也不留情！
我帶着妻子
徬徨地去向地上的國境。
但是，你無法變更，
我已吃過「智果」的事情。

你不能够變更
我已知道你是怎樣小氣的傢伙。
儘管你用死亡和雷霆
嚴烈地來恐嚇我。

啊啊，神明啊！這樣敕令退學，
是何等可憐！
我把它叫做世界底肚裏，
叫做世界底燦爛！

我早已不可惜
那種上天底樂土，
它並不真是樂土——
那兒有禁吃的果樹。
我要求完全的自由權利，
只要有點兒束縛發現，
那樂土呀
就變成地獄和監房。

雲殘陳

老徐懂得官場老把戲
挾了美人鈔票做「亡命客」
來到「安樂窩」裏嘆世界
那知「事機不密」遭暗算
舞場打了幾轉就進牢籠
人說老徐活該被開刀
王白梅心裏却輕鬆
那個做官不扒錢
扒了錢來八面通
百萬浩幣隨手拈
誰的眼珠不發紅

若說「引渡」更好辦
蔣家班裏一窩虫
有錢買脫滔天罪
「朗鷄」的例子最分明
何況老徐勢頭大
世叔世伯滿朝廷
四大財團馬前卒
光頭國賊是世兄
自古道天下烏鴉一般黑
小小貪污只消一個小人情

可憐朝裏無人的小官
屁股年年被人踢
可憐無數退役軍官走私貨
遭了拘捕充壯丁
蔣家天下祖民死
良民百姓無處生
蔣家天下不倒台
良民百姓無處生
蔣家天下倒了台
良民百姓就翻身

月 亮 起 山 烏 風

月亮起山冷清清，
姐在房里不作聲，
推開窗子朝天望，
牛郎織女二邊分，
二邊分，
想起小郎當壯丁。

月亮起山掛高高，
想起小郎心里焦，
冲里板田無人種，
塘埂菜地沒人澆，
沒人澆，
心里天天掙把刀。

月亮起山嫩洋洋，
左想想想想小郎，
記得去年這時節，
花花轎子抬進房，
抬進房，
兩對枕頭一樣長。

月亮起山孤丁丁，
小郎半夜就出門，
前頭走的是保長，
後頭跟的是槍兵，
是槍兵，
一身網的是麻繩。

月亮起山淚汪汪，
姐送小郎大路旁，
送郎一條汗手帕，
惹起小郎哭一場，
哭一場，
一條手帕濕乾淨。

月亮起山涼冰冰，
姐望小郎影無踪，
一場禍事今朝起，
鰲魚跳浪地翻身，
地翻身，
破船遇到頂頭風。

月亮起山慢悠悠，
小郎當兵在外頭，
半年沒有音和信，
婆婆日夜淚雙流，
淚雙流，
紡斷棉紗不結頭。

月亮起山昏沉沉，
姐在外面聽新聞，
聽說這仗不能打，
是幫富人打窮人，
打窮人，
又幫外人打家人。

關於詩腔

林林

這個問題，是個詩的技術問題，但這裏也包括着兩點：一是對於詩的構造問題的認識，二是什麼詩式才能算是大眾化。

五四文藝運動的貢獻，就是提倡白語文，詩文學也從這時期起，打破了中國舊詩的桎梏，走上詩的白話化的路，自由詩，散文詩，吸收了西洋詩的某些優點，這是對於中國詩式的否定。但是，我們的新詩，自把縛足而解放之後，又變成過於歐化，而消化不良，發生洋酸氣了，詩是散文化了，缺乏中國詩的音樂美，因為其白話寫詩音節韻律太不注意了，對於大眾化，對於中國氣派也是有障礙的，詩失了詩腔，好看不好聽，這傾向相當濃厚，因而不能不提出來商討，今天也許是應該來個五四文藝運動的否定之否定。這不是復古，而是進步。

魯迅先生早就提起這問題（約在一九三四年），

他給「新詩歌」的朋友說：「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後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裏將舊詩擠出佔了它的地位。」

郭沫若先生也在「序戲的謠詞與詩的韻誦」一文（一九四三年）指出：「詩歌過分的追求韻美，會完全流而為散文，而宣告詩歌的壽終正寢，也就給造型美術過分的『破形』（Deformation），會完全失掉美的作用一樣。」「儘管是怎樣形態的詩，假使不能成韻，那根本不是好詩。」

這些話，值得我們重新吟味而將它變為詩創作的指針。過去詩友們（連我自己）也曾懂得詩的音樂性，但事實上是理論的概念的了解，沒有認識這種意見（就是關於詩腔）的實質，故在創作上還是不能根據

這意見，來一番革新的實踐。

在這裏，毋妨粗枝大葉，試談一談，詩與散文的差別，我以爲在今天應該把這兩者的分野，廓清一下了。詩有詩的構造（*Architecture*）散文有散文的構造，賦有其不同的格式。譬如以陶潛的『桃花源記』，跟王維的『桃源行』詩，同一個題材，類似的意境，但前者是散文，而後者則是詩。又如將『長恨歌』，『木蘭辭』，『孔雀東南飛』等敘事詩，用無韻的口語寫出，恐怕也不像短篇小說的散文，就必減聲減色。又如拜倫的『哀希臘』這首詩，以白話（放棄音節的律）句法譯出的胡適譯詩，至今無人稱好，而馬君武以中國詩腔譯的『哀希臘』，大家都愛朗誦不忘。（蘇曼殊譯的五言詩哀希臘，那就太古晦了）再來，文藝朋友們讀屠格涅夫的小說，多感到其中有些是詩的感覺，那即是說它的意境是詩，但言語的格式，却不是詩，因為沒有詩的節奏韻律——沒有詩腔，所以我們說不是詩。散文的節奏，是不像詩那麼有一定的格式的，詩的節奏，當然允許散文節奏的滲入，但有特定的數目與部位，詩句應有基本音節的迴復，滿足聽者的氣應聲和，心的共鳴，因此詩較集中較凝鍊，不像散文的發洩自由。散文沒有韻律，詩有韻律，但有韻律的文字，不等於詩。韻律好聽好記，一些口訣

之類，既非詩也非散文。韻律服詩從的內容，幫助詩的行進，詩要騎馬就騎馬，要溜冰就穿冰鞋。遵照詩的喜怒哀樂的情緒，而變化詩的韻律。

自由詩，不是散文化的詩，也非詩化的散文，它似是不過將某些規律解放了的詩。散文詩，意境是詩，而行文句法，沒有詩腔，跡近精煉的散文了。

我們新詩運動，由於艾青詩的影響，偏向散文去。他主張詩的散文美，他的詩是注重「形象化」，因而另一面，對於詩腔的發揚，就被忽視了，他的詩過分歐化，而缺乏中國氣派，但他在詩壇起了巨大的作用。艾青曾是畫家，他的詩富有畫意，「形象」特別明確。他會把詩與歌分得很清，因此，詩多散文美而缺乏音樂性，所以他的詩，沒有譜成曲。艾青當然有他的成就，但這種詩的傾向，少了中國詩腔，沒有民族氣派，終究難以大眾化，所以他到了人民運動蓬勃的地區，他要跟人民結合，詩式就不能不改變了，從他的『吳滿有』，就可看出他走向中國詩腔的方向來。又如何其芳的詩，也多散文氣的句子，如『夜歌』裏，有許多優美的詩意境，然亦不少不大好讀的句法，有許多二行要連讀才能完成意義的句子，音節過多，讀起來上氣接不着下氣，我想他在那解放區，要攪詩運動，總會感到這缺陷而需要改正的吧。

王國維的名作『人間詞話』，論詞的高低，只側重意境，固有它的獨特的價值，倘能對於詞的音樂美，如李清照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之類的音樂美，多闡明，那就更好了。

詩腔本身也不是死的，它是隨時代發展的。從詩經，而楚辭，到唐詩，而宋詞，元曲，是逐步解放的；六朝時代的歌謠到現代的歌謠，也是逐步解放而通俗的。但這些我們可以尋出它不變的中國詩歌的格調。

我這麼想法，詩，是要將『詩意』通過『詩腔』來表現的，詩才有詩的特性，詩才能有內容與形式的諧和，當然推波詩腔，沒有好詩意，那是陳腔濫調。但有詩意，沒有詩腔，像上述郭先生的意見，只求形象化，不能成誦，那根本不是好詩。這是指詩的文藝構造來說的。而魯迅先生的話，新詩『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裏將舊詩擠出佔了它的地位』。這便是接觸到指導新詩人如何運用詩腔，取得讀者，使詩能夠大眾化的問題了。

新詩經過提倡朗誦運動，這使我們批判了只供觀看的詩，詩要請教於耳朶先生，不是請教於眼睛先生，這却是一個大進步。但不够的是：當時詩只在於口語的朗誦，較少聯想到吟唱方面來。沒有更意識地來吸取中國的詩詞歌賦，特別是民謠民歌以至俗曲的腔

調，注意民歌民謠，多是側重其內容的形象性與素朴美。（這當然很重要）。然而，陶行知體的詩，是有中國詩腔的，馬凡陀的山歌，是有中國詩腔的，（舉例：如『老母河塘親子目等』），因此，他們的詩，就比較大眾化，老少皆合，雅俗共賞。詩走出智識份子的象牙塔，向着流着臭汗的人群了。

最近解放區新興的槍桿詩運動，那種詩之所以能够深入文化水平低落的戰地士兵群，詩具有其內容上的戰鬥性，形體精悍而外，而音調韻律，就脫胎於中國固有的歌謠小調，那是很明顯的。下抄的一首，試聽聽看：

「八二砲，你的年齡真不少！可是你的威信不高，這次反攻到，不能再落後了。」

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我以為凡是大眾化的東西，必然是具有民族性，歷史性與地方性的東西。我們如果真得認清了攪文藝的目標，檢查新詩的效果，如果有了接觸了實際工作的經驗，要在人民中生長壯大，那麼毫無疑義，是要斬截地拋棄文藝上的洋酸氣與知識份子氣的。詩人性格，感情要改造，而詩語也得改造，對於新詩的方面，我想（雖然自己還做不到）：詩腔也是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

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香港

春節詩章

車 大 砲

新年裏，
大家在遊戲，
阿Q的兒子，
又在放狗屁；

胡明樹

「我們的爆竹小，
我的乾爸的大砲大！
砲口上面築天台，
天台上面做買賣；
砲口中間擺貨攤，
貨攤旁邊金子百千萬！
說到那砲彈，
立起活像一座山！
一砲打得你人散鬼哭，
全世界都震服！」

「呸！誰聽你的鬼話！
來！大家把他驅逐！」

談 政 治

新年裏，
人家放爆竹，
我們談時事。

老傢伙說：

「後生哥，懂什麼政治！
談什麼時事！」

是的，後生哥不懂政治，

人

「兒呀，明天是初七，
初七是人日——」

日

「媽呀，什麼叫人日？
人日人第一？」

「對，人日就是：
人的理想日，
人人要安居，
人人都大吉！」

「這天不准打人，

因為你不准我們惱！
後生哥不談時事，
因為你不准我們談！

我們既不是活在真空管裏，
怎能不懂空氣？
我們既活在人壓搾人的制度下，
又怎能不懂政治？！

也不准被人打；
這天不准罵人，
也不准被人罵！

「這天要快快活活，
這天要玩玩要耍，
這天要吃得飽飽，
這天要不分你我他！」

「好呀，人日人第一！
希望天天是人日！」

一九四八初春

去了，去得更久更遠

霧城

別再提起！

在一個黑夜裡我沒有向你告辭

而就悄悄地去了，

去得這麼倉猝，這麼輕和快；

（連書和紙筆也照樣擺在那裡）

去得不知方向，不知生或死，

好久好久還不會回來！

被無邊的寂寞和過分的疲勞包圍着；

天天聽孩子們求救似的喊聲爸爸

一刻一刻地消瘦下去了……

你是守株待兔般的等待着啊！

讓離愁給那時間的流水去衝沒，

牢牢地記住；

別去麻煩一切親友，

更無須含著淚去向任何人訴苦；

勇敢地站起來對着生活，

惟有弱者才會向命運低頭！

轉瞬間已到了嚴寒的冬天，

——我們的
隊伍來了

我們的隊伍來了

浩浩蕩蕩

飲馬在長江

我們的隊伍來了

強大、雄壯

紅旗在飄蕩

不怕你長江寬又深

不怕你堡壘密如林

我們的隊伍

要渡過波濤

橫掃千軍

我們的隊伍來了

要打垮

貪污、獨裁

地主、豪紳

歌 詞 二 首 力 揚

迎 譜 曲、詞 句 可 由 作 曲 者 酌 改 動

在飄着雪花的深夜裏
我，裹着一張破爛的棉絮

踉蹌地走向那

被凄涼的月色所籠罩的

風雪交加的郊野上；

凜冽的風刺入了我的骨髓

我索索地發抖。

我究竟要被押送到什麼樣的地方去呢？

沒有誰能够告訴我！

在神志迷茫中

我走到這樣一個奇異的境界：

路碑上只畫着前進與後退兩個符號

——沒有別的方向。

前進的是崎嶇的

有馬上給巨蛇咬掉了頭的危險的

一條達到光明的道路；

後退的才夠嚇人呀！

魔鬼伸出手來要把我拉入無底的

罪惡的深淵！

可是不用担心，

我們的隊伍來了
窮人們翻了身
老百姓做了主人

二 一個最好的春天

我們的眼淚

也該流盡

我們的皮鞭

也該挨完

我們好像度過了

三千年的冬季

今年

才第一次看見了

一個最好的春天

這是一個最好的春天

江南三月

黃鶯在飛草在長

拿起鐮刀、鋤頭、紅纓槍

鬧革命

大家一起來幹

我曉得怎樣踏穩我的腳步！

既然以往是從生命的懸崖上走過來，

那麼以後就得要繼續支撐下去呀！

除非虎狼們挖去了我的心臟，

不然，終會化險為夷，

依舊帶着熱烈追求自由的心

回來和你重新相見。

我還要去，去得更久更遠呢。

讓我在這飽脚的一剎那

向你默默地祝福：

好好地愛惜自己

用每天的循環的勞役去換取

每晚的安睡！

我回來是在

你把自己磨鍊得更堅強的時候；

我回來是在

孩子們已衝破了死亡，在他們的頭上

照耀着明媚的太陽的時候。

一九四七，十二、

編者按：作者是去年在上海被反動政府非法逮捕的藝術家，這首詩作於獄中。

這是一個最好的春天

紅旗插遍

碧綠的田野上

就像千萬朵紅花

為人民的勝利開放

大家分地又分田

苦難的冬天

已經完盡

幾千年的仇恨

也要清算

我們揩乾了眼淚

伸直了腰身

來迎接這一個

揚眉吐氣的春天

這是一個最好的春天

這是人民勝利的春天

我們愛她，歡迎她

大家都來歡唱

大家都來歡唱

創盡蔣×回家鄉

丟炸彈，

開機關槍；

創到蔣×叫阿娘，（註一）

蔣×害俺無好日，

創盡蔣×回家鄉。

（註一）創——殺

細妹送槍

駭亮槍，

帶一枝；

細妹尋靜到山邊，（註一）

保賀阿兄打勝仗，（註二）

好槍重重送一枝。

（註一）細妹——小妹妹，暗靜——秘密

（註二）保賀——祝賀

蔣××是個食人精

俺個鄉里乞蔣×燒掉，（註一）

俺個丈夫乞蔣×創掉，

俺個粟乞蔣×食掉；

大家聽！

蔣××是個食人精，

俺欲打倒伊，

着先創盡伊個兵。（註二）

（註一）乞——被

（註二）着先——必先

俺是不脫離生產

個人民戰士

日作田，

夜讀書；

俺是不脫離生產個人民戰士。

蔣×若是來，

張好機器掠老鼠。

日頭紅

天頂日頭紅，

地下毛澤東；

先前無好食，

今天飽三餐。

換天換地

換天換地

真歡喜，

老剝皮

唔敢來收豬厘；（註）

若是暗靜來，

俺用豬刀創掉伊。

（註）豬厘——豬稅

人民的聲音

潮州話

野蕭

卓資山祭

柳倩

我的朋友張君是在綏遠卓資山戰死的。他同他底師團完全覆滅在那兒。○可惜他們的戰死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他們的犧牲剛得到相反的結果。○不過，的確他們是已經死了。

用得着一塊墓碑記上你們悲慘的遭遇？讚美你們勇敢？稱頌你們壯烈的死？能告訴世界，你們點燃了內戰的烽火？就在卓資山呀，朋友，使我想到了你們徒然的懷念，徒然惋惜。

你們仇恨的地帶，有仇恨的人民，就從那一個嚴寒的夜晚，戰火銷燬了冰凍的土地。你和你底同伴在園林中倒下，

教館佬五字經

(詔州廣)

華文



我曉教館佬，
教育最神聖，
若果有人問：
講起就失禮，
「推出嚟係奶，
生活牛一樣，
教人要營養，
油水唔多滴，
最怕係糧尾，
人人贊清高，
唔駛我嚟嘈。
「生活好唔好？」
滿肚係牢騷！
食入去係草！」
魯迅講得好。
自己做唔到——
食飯食半肚，
重要吊沙係，

解放的歡聲，伴着你們絕命的歎氣。

等砲聲一過，你們底喉漸被塵封，

壕壘里電話線綉壞了

淨白的積雪覆蓋你們底墓地。

你們斑斕的血迹上，到春來開上白花，

悲憫你們的人，還是你們瞄準過的仇敵。

卓資山下流傳着樸素的歌謠，

一提起你們的故事，他們津津樂道。

他們要從一鋤一鎬中挖出新的世界，

他們忙著勞働，生產，守衛……

卓資山回向着萬人的歡笑。

（一個流傳的歌謠）

「從前有一個師團，

夜半來到我們村上；

內中有一個軍官，

他是慷慨，好戰，橫蠻。

他底士兵殘暴

和他們長官一樣。

成日擺擺（平聲）擧，
皮黃又骨瘦，
唔知點算好；
大風吹得倒！

提起件西裝，
着左七八年，
想買過一套；
公價雖然「平」，
都要百六度；
成個月薪水，
俾埋唔夠數！
鞋爛袜又穿，
補上又加補；
頭髮長又長，
滿面長（上聲）鬚鬚；
睇見唔開胃，
十足乞兒佬！
教人憂整齊，
自身反難保！

講到住個層，
大細共一鋪；
洗着食睡疍，
囉埋個一度；
好似白鴿籠，
日光晒唔到；
廚房起火烟，
空氣更污糟！
若有人客來，
招呼坐床鋪；
膝頭頂膝頭，
親密到離譜！
衣食住三樣，
樣樣都咁「好」！

若果有人問：
「工夫點樣做」？
天膝（音膝）光起身，
早飯塞半肚；

用機關槍鎖住村子
要豬，要雞，還逼要口糧。

人民的隊伍來了，
把他們趕到山上。
子彈就是祭禮，
山頂作了墳場。

他們跟我們有什麼仇恨？
就有也該遺忘！
他們有的是酸睷，好戰，
有的是被驅上戰場。

春天來了，聽一曲
卓資山下歡樂的歌唱，
寬恕他們吧，留一片乾淨土
把他們的白骨掩藏。」

歌聲在勁勢中，在卓資山下激盪悠揚，
有時一看見你們底墳場，會提醒他們底憤懣。
不管是春花開放，或是山冰封鎖着嚴寒，
他們會嫌惡這聖潔的土地，埋下了

趕快番書館，	搭車「十一號」；
「左——左——左右左——」	天棚敬早操；
操到一條氣，	吹得着風燭！
番到入班房，	打開點名簿——
「陳，李，張，黃，何……」	甲，乙，丙，丁，戊……
逐個叫一聲，	逐個應聲到；
全班幾多人——	五十個「細路」；
舉額炒黑市，	時時走警報。
第一堂國文，	第二堂衛生，
第三堂英文，	第四堂計數；
工夫「一脚踢」，	萬能稱老祖；
指手兼劃腳，	口水噴得高，
陣陣粉筆灰，	頭頂亂飛舞；
企到腳都痺，	嗟到氣都冇；
黃馬褂主任，	本來係老粗；
巡來又巡去，	好似爛（上聲）有實！
一見我停聲，	就貓刮咁嘈！
「啞仔食黃蓮」，	有冤無路訴！
等到落晒堂，	買件搵泥鴛；
兩啖塞落肚；	唔知乜味道！
放低個茶杯，	即刻改字簿；
字簿未改完，	第五堂又到；

好戰者的白骨，和你們不潔的血漿。

可是有什麼罪過？你們也不過從泥田中拖走，從麥寮中驚覺，從此把軍裝穿上，問起你們姓氏，籍貫，你們底述說：各個來自遠方。每人能說出不幸的遭遇，估諸有不幸的收場，有什麼辦法呢？萬千人用萬根繩子綁上了戰場。

我看見老父們，向鄉長吵鬧，幾乎近於瘋狂，他們每日釀着酒，甚至改變了純良的模樣。

他們說：「你親手拉去的，要親手交回我底兒子！」他們沿街叫着，鬧着，醞釀醞的混過白天，夜來，又陪着母親們眼巴巴望到天亮。

或許有不幸的凶信傳到你們底家鄉，一家人掛上孝，一張白紙貼在茅屋的門限上，替你們燃上紙灰，就算是可憐的賜予，說你們在田裏苦過，手藝上操勞，這紙吊，權當作你們最後的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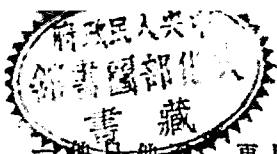
或許你們底女人不知道信息，老望着你們回來，果去催要的安家費，早捲入了鄉長底口袋。

捱完第七堂，

時候已唔早。

挽起爛書籃，
趕快番屋企，
點知一入門，
又話冇柴燒，
又話死八婆，
大蝦唔生性，
細蝦冇奶飲，
成日捱世界，
攞到亂晒箱，
好彩三叔公，
買一磅麪包，
趕快洗完身，
字簿三四踏，
文簿最攞命，
幾大頂硬上，
大蝦眼望望，
傷心勸開佢，
改咗十零篇，
有人食三番，

一步當兩步，
重估醫得肚，
老婆發半騷——
又話冇米煲，
成日催交租，
要食鷄蛋糕，
鬼殺咁嚟嘈，
冇啖食得好！
攞到一鑊泡（音拖）！
俾俾我四毫，
大細頂住肚。
又要改字簿，
踏踏兩尺高，
勞神兼壞腦！
筆筆冇潦草，
成日想識字，
點得閒教導？
「麻雀」劈拍响，
自誇章法高；



「只要人能回來，一家子就好咯！」她們吊下眼淚。她們等老丁白髮，秋天過去又換上一個秋天，盼到太陽出來，又等到它沉沉失掉了光綵。

她們乾枯了眼淚，竟自告別這無可留戀的人世，告別了飢餓，窮困，她們卸下了生活的擔子。

後人逐漸忘懷，從此親朋也很少提起你們底名字；只留下一個荒誕的傳說：「他們呀，到塞外去替皇帝開邊，一去永不休止」。

至于你們，朋友喲，人們還是稱羨你們底美奐師團，誇獎你們武器好，你們又有爲，年青，英勇，善戰。

這樣一來，多打幾次，就換得厚祿高官，

只可惜勝利後，又打自己人……

再這樣幹下去，真會使人民塗炭。

至于卓資山下的人民早在歡笑中把你們遺忘，

他們保護土地，創立自己的幸福，人人忙于生產。

只有那些頑皮的牧童們，偶爾在你們墳堆上放着牛羊，

他們好奇地問：「這些是誰呀？」可是父親們冷冷的回答：

「別提他們，這都是好戰者最後的下場！」

一九四七、十一、十四

有人唔份氣，
成班死契弟，
火上又加油，
心事多纏綿，
成晚喇唔着，
起身猛咳嗽，
捱病鬼可憐，
「先生」要「先死」，

話係運氣好……
嚟廳亂咁嘈！
激到我吹鬚！
一概係苦惱！
閉翳到朝早；
原來染肺癆！
益晒藥材舖！
好難做到老！

想起大事頭，
學生收雙倍，
夥記人工平，
試用一個月，
告假逐日計，
過節人情緊，
「豬籠跌落水」，
大家都係人，
攞到人食人，
萬惡嘅根源——
我哋想出頭——

年年太肥數！
專利賣字簿；
重打七八扣；
工夫白白做；
的確算死草！
放債利息高；
條條係錢（八釐）路
點解離晒譜？
完全唔係路！
社會壞制度！
要將佢排倒！

十月 的 旗 幟

十月的旗幟炫耀地飄揚〔註一〕
站在旗幟的前面的
是矗立在

撞穿天蓋的蘇維埃宮頂上的列寧
——那給人類帶來希望的太陽

他以他的三十尺長的巨指
旋指着地球的四方

十月的旗幟炫耀地飄揚
他指着大洋彼岸的華爾街
說：「這是疫菌的溫牀！

戰爭販子囤藏陰謀的洞穴！

拍賣林肯、傑佛遜

和羅斯福的交易場」！

于是我們

——海濤似的世界公民呵

就捋臂抓起石子

像面對毒蛇一樣地

使盡吃奶力氣

狠命的擲擊過去

——對準那不名譽的行幫

十月的旗幟炫耀地飄揚
他指着橡林繡綠了的印尼

指着綢帶似的尼羅

指着香草繁生的交趾

和死海旁燥熱的沙漠

指着從喜馬拉雅南麓吼下來的恒河

于是立刻——那些

扣在

「帝國主義下的難民」〔註二〕手上的

鏽了的枷鎖

就像着了魔術似的

啦啦碎解，落地鏗鏘！

於是熊熊的怒火

燒紅了地球的半邊天！

他們那

被悶封了世世代代的吼聲

如暴雷橫空震响：

「把那喝血的

埋入沙漠！

吊上樹巔！

拋進深黑的大洋！」

炫 耀 飄 揚

.....

於是

從尼羅河到芬香的摩鹿加〔註三〕

浩瀚壯闊的波瀾高地奔湧起

潤酥上了陸地

把那洪水期以來的穢穢淋漓

十月的旗幟炫耀地飄揚

他微笑地指着

慈祥如祖母的

坦蕩的伏爾加

指着平和地舒展在

富厚的土地上的

集體農莊

指着烏拉山背後的

大如丘岡的熔爐

指着那礦工肘臂一樣粗健的

撐起天穹的烟囪林

說：「這是我們的伊甸！」

找了幾十個世紀才找到的樂園；

這是世界的心房！

希望、溫暖、信心與力量

從這兒出發

運行四方！

于是，

我們笑了

激情地笑了

驕傲地笑了

——就在此刻

丈夫拍着妻子的肩

孩子拉着祖母的手

母親拍着舅舅的臂膀

（旁邊的小狗兒也在擺尾定睛）

同聲說！

「你瞧！」

而眼望手指呵！也都齊朝着那方！

那方！

北極星炫耀

光芒萬丈

和平幸福的克姆林鐘聲

在碧空震响噓！噓！

十月的旗幟呵

永遠炫耀！飄揚！

○辭演的上會念紀年週十三命革月十在夫托洛莫（一註）

○句一之中函袖領聯蘇我前終誕生先山中孫（二註）

○料香產盛，島海個一的尼印：加鹿喀（三註）

崩口仔的故事

葉夏子

鄉公所照壁上
貼着告示和畫相

「通緝匪首崩口仔

花紅五百萬大洋

活捉打死都有賞」

雨打風又吹

告示變了樣

鄉公所前的大草坪

從前是窮人的刑場

如今却綁着鄉長

他低着頭

避開憎恨的眼光

但暴怒的群眾

却把一切積忿都吐在他身上

人們興奮着

見了解放軍

像孩子見了親娘

「打開公倉

我們計口分糧」

久別的笑容

又回到枯黃的臉上

老太婆歡喜得流淚

用衣兜包着穀子

喃喃地

「崩口仔，我們的老鄉

你好，你給我們搶回了口糧」

崩口仔，我們的老鄉

我們看着他長大

父親是三爺的長工

他從小就給三爺牧羊

上唇缺了露出兩個牙齒

崩口仔不怕天來不怕地

一天，狼狗偷了鄰舍的雞

他捨掉羊去追趕

狼狗跳過籬

他也跳過籬

狼狗可沒有他跑的快

鷄給搶回來了

羊却偷吃了人家的「生理」

回來挨了三爺的一頓棒子

日本鬼子來了

家鄉人人都受罪

征兵征糧樣樣要

一天騷動兩三回

牛羊被殺田地荒

崩口仔無奈走他方

聽說遂溪有了遊擊隊

跑到隊裡當小鬼

送送信兒跑跑腿

到後來打槍擲彈樣樣會

人仔雖小志氣高

崩口仔不甘落後

立功運動熱鬧鬧

崩口仔計拉雞窩頂

雞窩頂夜間不敢睡

白天只靠個人來守衛

那天恰好是墟期

人山人海來趁墟

鎮公所門前

衛兵很神氣

兩人打打罵罵往前擠

口口聲聲要見鎮長評理

看熱鬧的跟着走

一窩蜂似的噓噓噓

衛兵正想上前來制止

出其不意被打死

大家一擁衝入鎮公所

把所有的槍都繳了去

爆仗嘩啷响

日本鬼投了降

崩口仔想起丁爸爸

便回到了老家

因為他參加過游擊隊

政府硬說他是「奸匪」

好幾次派兵來包圍

他只得拿起槍來自衛

每一次都把反動軍

打得落花流水

一天，他在山上割草

溫暖的陽光曬在背上

微風陣陣送來野花香

他一時興起放開歌喉

「高州放火化州煙

反動軍隊燒我村……」

說曹操曹操就到

圍捕他的反動軍

突然出現在山頭

幸得他槍不離手

他連放四槍

四個人應聲栽倒

其餘的見了，都拚命逃跑

政府懸紅五百萬

五百萬可沒有人敢領

崩口仔將計就計

一天，他反縛了自己

兄弟假扮成押送的鄉兵

沿途的眼睛：

感動，吃驚，悲憤，同情！

反動派與高彩烈

開會歡迎

「你們爲民除害

政府萬分感謝……」

拍的一聲

崩口仔脫去麻繩

槍口一齊指向反動派

胆顫心驚，跪地乞命

民衆歡呼，震動了全城

政府恨他心裡怕

「花紅」越多名越大

窮人愛他如親人

家家戶戶在說他

五百萬，五百萬

政府代他賣廣告

崩口仔的故事

就這樣傳遍了南路

記着他們的名字！

薛汕韓

這裏有暴君，有軍閥，有強盜；
他們的唯一特點就是殺人民！
人民在饑餓，迫害，苦痛中，
永遠忘不了這仇恨，永遠
記着他們的臭名！
下面就是人民在怒憤中的
譏諷與咒罵！

一、蔣××

席母蔣××，
治民如落藥，
過着天就烏，
勿庸伊就着。

席母即入他媽的意思。

最近流行於潮州

飛機，
飛機，
孩子看見笑嘻嘻，

大人看見就傷悲，
蔣××派人來發起，
說着儲金爲國要救俺自己。

誰得知，
在今日，
返而來炸俺自己。

蔣××，
沒天理，
想起來，

我就氣，
若能夠捉到他，
摑他活活來打死。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蔣××
派飛機轟炸，流行於福州。

二、袁世凱

五色旗，
沒有邊，
袁世凱坐幾天。

一九一五年以後流行山東濟寧

三、張作霖

張作霖，
本姓張，

腰里帶着盒子鎗，

盒子鎗，

真有長兒，

一心要打臭小鬼，

臭小鬼，

真敢幹，

坐着飛機扔炸彈，

炸了老張七八萬，

搭糧台，

拉白麵，

粳米乾飯努力幹，

莊稼人成了倒楣蛋。

盒子鎗，

唵啪脆，

一心要打段祺瑞，

段祺瑞，

打得好，
坐着飛機往北跑，
跑到漯河往下掉。

直奉直皖戰爭流行於河北滄縣

四 張宗昌

張宗昌，
劉珍年，
只知道要大洋錢。
小百姓，
該塗炭，
兵災之後還歉年，
咳，
這樣年頭怎麼辦？
不如死算早完！

流行於山東福山

五 劉黑七

劉黑七，
真厲害，
燒了橋子莊，

掠了楊家店；
搶了銀錢數十萬，
一直打到溫家岸；
死的死，
傷的傷，
兒哭娘叫頂破天！

盒子砲，
機關槍，
响着响着進了莊。
先要銀元，
後送給養；
一時拿慢了，
拍的一聲叫了娘。

——一九二九年春流行於山東臨淄

六 光緒

一把白扇畫海棠，
番仔要佔松崎塘，
海防要佔羅家業，
光緒在朝若千行。

一把白扇畫牡丹，
番仔要佔三都山，
外國戰艦疊疊到，
臨時地保歡頭安。

一八九九年流行於福建三都

七 咸豐

咸豐坐了十年半，
頂翎費了一大片，
說他是文科，
未曾把書唸，
說他是武科，
不識弓和箭，
說他是軍功，
與賊未見面。

回家去掃墓，
把他祖宗嚇了一頭汗：

「我的兒，
咱家沒有文武學，
那里來的鳳凰蛋！」

清末流行於山東臨淄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主辦
青年文藝暑期創作競賽得獎詩歌

逼上梁山

特偉插圖

凍山作詩

(一) 開場白

一年過了又一年，
山歌總是唱不完。

有馬唔騎霧爛鞍，
有歌唔唱黑心肝。

各位兄弟共姐妹，

想聽山歌行近來，
唱得好聽請拍手，
唱得唔好請指教。

暴政似虎民造反，
好人被逼上梁山。

廣東南路人人知，
這是黃唐村裏事。



黃唐村裡出窮人，
兩家富貴萬家貧。

窮人有朝沒一晚，
富人一日食五餐。

富人有錢做了官，
做了大官更多錢。

窮人越窮越見鬼，
米缸終年沒有米。

風吹枯葉婆婆響，
窮人生命沒保障。

窮人若想除苦難，
唯有革命把身翻。

(一) 黃康保
黃唐村上黃康保，

身體強壯性情好。

小學畢業爸爸死，
從此家事要他理。

爸爸在世尚好過，
死了爸爸苦得多。



爸爸死了沒錢葬，
幾塊水田賣清光。

想要讀書落了空，
唯有在家做田工。

康保耕有兩畝田，
兩畝田地要租錢。

窮人家裡沒有牛，
康保耕田靠雙手。

白日耕田讀夜書，
一心要想求進步。

康保辛勞日漸瘦，
媽媽見了心更愁。

割來谷子十多担，
交了租稅債未還。

利息高來田租重，

康保家裡越是窮。

一家四口難維持，
沒有米呀食蕃薯。

冬夜富人嫌它短，
窮人冷到沒法眠。

過了六年廿一歲，
康保冬天沒被蓋。

睡在草堆避北風，
終夜抖索難入夢。

妹妹十歲事不懂，
日夜哭泣眼皮腫。

弟弟十四亦幫工，
北風刮得臉通紅。

家裡有糧有野食，
康保雖壯亦無力。

媽孀妹和弟弟，
 餓得面皮似黃泥。
 天冷肚餓難過日，
 一家四口皮包骨。
 媽媽實在係傷心，
 奈何田裏不產金。
 全村窮人都一樣，
 無人穿上夾衣裳。
 唯有鄰村王鄉長，
 棉袍短褂好排場。
 村頭三爹更多錢，
 不是黏皮他不穿！
 冬天過了是春天，
 正月初一是新年。
 三爹過年鵝鴨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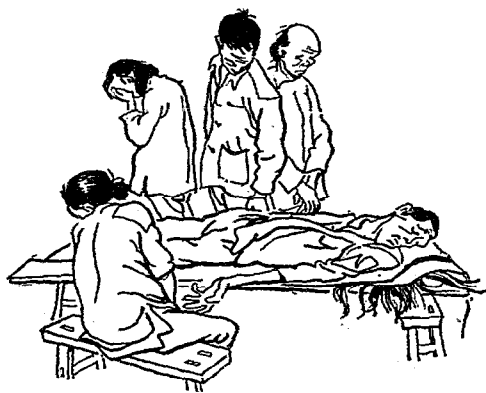
康保過年換肚餓。
 二十九日那一晚，
 康保去向他借錢。
 錢穀不但唔肯借，
 白白招來兩馬鞭。
 貧富不是天注定，
 三爹打人太不平。
 (三) 地主
 牛角不尖不過嶺，
 做官不貪那有錢？
 鄉長任職僅一年，
 建了新屋買了田。
 鄉長貪污人人知，
 除了扒錢不做事。



窮人有苦不准講，
 得罪鄉長就要綁。
 在他身邊吐口痰，
 算是侮辱要坐監。
 鄉長素來白鴿眼，
 奉承三爹沒時間。
 黃唐村邊水田多，
 田主就是他倆個。
 西邊水田屬鄉長，
 三爹田地似海洋。

一眼望去望不完，
誰家不租他的田？
窮人辛勞冇米煲，
三爹鄉長坐收租。
三爹出入帶算盤，
分厘毫絲算得準。
鄉長出入帶手槍，
誰不交租槍就响。
天旱禾死肚子餓，
三爹田租不准拖。
鄉長收租要加一，
沒有交足打斷骨。
窮人汗水和眼淚，
地主谷粒和錢財。
期期租金期期清，

繳不清租沒有命。
三爹鄉長真兇狠，
人人稱他老虎王。
雨不洒花花不紅，
沒有惡霸人不窮。



(四) 借債
正月二月褲秧忙，
到了三月禾已長。
四月之時禾開花，
青黃不接窮人怕。

守寡容易守慳難，
守着空肚要吃飯。
唔食兩餐好平凡，
肚餓挨得幾多餐？
康保家裏沒有谷，
媽媽弟妹日夜哭。
康保肝餓想借錢，
再向三爹大門鑽。
「我家三天沒見飯，
想向三爹借點錢。」
康保銀錢說出口，
三爹馬上趕他走。
「你們餓死係應該，
三爹這裏且莫來。」
康保被打趕出門，

錢僧不到心煩悶。

鄉長面前舌講破，
總算借到谷三籖。

到處楊梅一樣花，
鄉長不是好人家。

四月借谷七月還，
借谷三籖還四担。

狗屎褲襠暫時鬆，
那計利息多慘重。

鄉長有槍心又狠，
借債不怕你不還。

限期一到趕催討，
這些還債頭難保。

窮人素來災難多，
租死一個又一個。

隔壁二叔命不好，
借債無門死有路。

神農醫藥嘗百草，
二叔肚餓採海藻。

海藻採來可充飢，
海藻有毒妻兒死。

二叔中毒難起床，
悲苦流淚成兩行。

二叔臨死無法救，
村人看了眼淚流。

(五) 迫租

六月到了稻穗黃，
家家戶戶割禾忙。

農人晒得黑如炭，
收割之日有時間。

鳥兒做巢要啣草，
農人六月最辛勞。

六月過了是立秋，
窮苦農家家家愁。

七月十四是鬼節，
田主追租在七月。

三爹走狗到處有，
欠租不繳要拉牛。

康保割來鷄石棒，
大半送到三爹屋。



剩下不夠三兩担，
鄉長欠債不夠還。

康保越想心越愁，
縣在家裏把淚流。

鄉長帶兵來收谷，
本利四担要收足。

康保哀求一聲聲，
拳打脚踢不容情。

康保被打遍體傷，
好似殘花落泥塘。

鄉長打罷還未可，
叫兵押送鄉公所。

媽媽見狀跪地哭，
請求鄉長不要捉。

無心鄉長沒說理，

反把媽媽推倒地。

豬狗牛馬皆有心，
只是鄉長沒心肝。

康保似牛被他牽，
走完賣店過別村。

本村拉去七八個，
隣村被拉人更多。

坐監伙食要自備，
餓死生病他不理。

限期五天要交清，
沒有錢交當壯丁。

媽媽實在沒法想，
忍把女兒換錢糧。

有穀有錢有話講，
還清了債人就放。

康保回到家門口，
不見妹妹恨難消。

窮苦人家犯何罪？
要賣豬牛要賣女。

此仇不報非人類，
母子抱頭哭聲哀。

(六) 徵糧

打起內仗要抽兵，
徵稅徵糧不肯停。

獨裁那管百姓窮，
官肥砲大國庫空。

政府壓榨花樣出，
窮人身上只有骨。

沒有糧交是共黨，



拳打腳踢還受綁。
 黃唐村裏同一樣，
 誰也不准欠軍糧。
 只有三爹和鄉長，
 趁火打劫靠微糧。
 黃五家窮無糧繳，
 打個半死才上吊。
 康保家中無粒米，
 被捕毒打幾乎死。
 微糧軍隊逞兇強，
 捉雞捉鴨捉牛羊。
 微糧爲了殺自己，
 民衆漸漸受不起。
 山家老馬各村莊，
 武裝起義聲勢壯。

人民撐起刀和槍，
 反對無理徵餉糧。
 康保覺悟要翻身，
 唯有參加解放軍。
 反抗獨裁沒胆量，
 一生唯有做牛羊。



黃唐村裡人人想，
 撐起刀槍保家鄉。
 沒有風來難駛船，
 反動軍隊要內戰。

(七) 拉丁

假開政協講和平，
 暗求美國代運兵。
 兵馬運足反面孔，
 四項諾言一旦空。
 從此政協成廢紙，
 千萬人民冤枉死。
 東北中原至廣東，
 那處不陷戰火中？
 誰知人民不上當，
 水來土掩兵將擋。
 老蔣軍隊豆腐兵，
 人民反擊不留情。
 百萬大兵齊喪命，
 反動頭子心胆驚。
 強拉壯丁上前線，

不管人民願不願。

一條條村莊要肚了，

黃唐村裏抽七名。

七名都是窮苦漢，

黃唐保是第一人。

他們不願當砲灰，

聯合鄰村來反對。

預先埋伏計謀精，

反動軍隊不知情。

軍隊入村不見人，

大搶穀物和錢銀。

發財機會沒錯過，

一搶就是幾十箱。

殺雞割豬又拉牛，
搶光吃光然後走。

大隊走到大路口，
突遇襲擊難回手。

丟下財物和槍枝，
還有八條惡死屍。

人民過去只挨打，
今天大家笑哈哈。

窮苦人家要翻身，
人人加入解放軍。

暗裡組織自衛軍，
黃唐村有二十人，

二十人來齊建功，
反對三徵人日衆。

(八) 燒屋

政府開來大隊兵，
聲言剿匪滅黃唐。

康保領隊來抵抗，
衆寡不敵退山上。

士兵兇狠像虎狼，
逐家逐戶搶個光。

男人被指共產黨，
婦人孩子也受綁。

「你們通通是土匪，
快些承認免一死」。

「供出匪首和匪巢，
帶兵圍剿有功勞。」

婦人孩子嚇不怕，
不肯洩漏一句話。



四嫂開口就大罵，還有康保的媽媽。

「你們才是真土匪，入村搶却不講理。」

「拉了牛兒又捉豬，搶了谷米搶番薯。」

反動獸兵羞成怒，拳打腳踢好威武。

四嫂當堂被打死，康保媽媽被吊起。

野性勃發把屋燒，康保的屋沒有了。

一連燒了十幾間，茅屋着火救火難。

黃唐起火別村煙，

別村同樣火冲天。

三爹鄉長拍手笑，只恨窮人死得少。

三月清明要掃墓，今日之仇必要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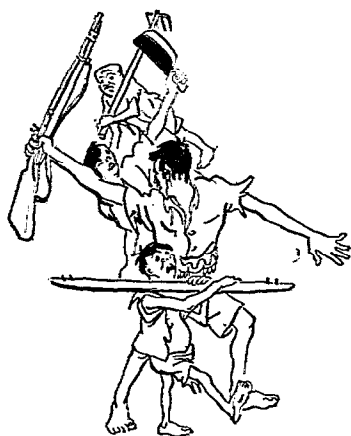
(九) 覺醒
渡海沒船難過去，

有了獨裁難安居。

先要開花後結子，不報此仇待何時？

康保回到家門口，茅屋變灰家沒有。

燒屋殺人又拉牛，黃唐村裏誰能受？



全村誓要報此仇，人人憤怒在心頭。

康保招集衆鄉里，雪此深仇共發誓：

「唯有抵抗能生存，那怕被逼上梁山？」

「獨裁政府不推倒，我們生活過不好。」

「大家有眼看得清，今日之事最分明。」

「日日月月時間長，大家團結有力量。」

「自古英雄誰無死？留得丹心照家鄉！」

「大家擡起刀和槍，

齊向暴君算血賬。」

「算血賬呀算血賬！」
千萬聲音齊叫嚷。

窮苦不是天生成，
命運不是天注定。

自己命運自安排，
反抗獨裁莫鬆懈。

(十) 解放

黃唐西邊三十里，
就是新的解放區。

康保連夜去求見，
請求營長來扶持。

營長是個高個子，
待人接物最和氣。

知道黃唐村裡人，

人人趨向解放軍。

答應拔刀來相助，
約定時間莫差錯。

康保同時心歡喜，
偕同村人齊準備。

「我們配合解放軍，
裏應外合好捉人」

「單響鳥槍也要擦，
明朝好把狗子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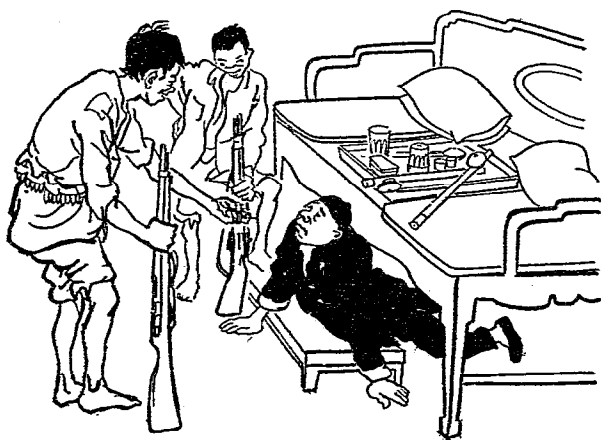
明朝進攻鄉公所，
吩咐留下五六個。

「你們聽見槍聲響，
先把三爹全家綁。」

「三爹殺人不見血，
此仇不報恥不雪。」

分配妥當各就寢，
鷄啼三聲要起身。

鄉公所裏好安靜，
沒有燈光沒衛兵。



槍聲一響衝進去，
鄉兵夢中才驚起。

鄉兵往日兇似狼，
今天似蜺見雄獍。

鄉長房內樣樣有，
銀紙鴉片和美酒。

從此賁庸獲解放，
不抽壯丁不繳糧。

個個爭先不落後，
八不要報此仇？

鄉長雖是老虎王，
也要躲藏找地方。

黃唐村裏開大會，
公審三爹和鄉長。

分田分地增產量，
分得浮財喜洋洋。

黃伍更英勇，
三步兩腳往裏衝。

床底一鑽急忙忙，
抱他出來驗蒼黃。

血債要用血來償，
列暴罪惡千萬樣。

剝削制度一掃光，
人民政權似金湯！

介紹一位新人

黃藥眠

這是港粵文協主辦的暑期文藝競賽裏，中選的一篇詩作。我們選牠，主要是因為牠能反映出當前的農民大眾的痛苦和要求，表現出農民大眾的鬥爭的情緒。牠很平易地按着時間的順序，敘述着農民覺醒的心理過程，所以從形式上看也是很完整的。

讀過了「王貴與李香香」的讀者，一定會覺得這首詩是有摹倣「王貴與李香香」的痕跡的。比方「王貴與李香香」是從主人公的生平說到最後的翻身，而這首詩也是從主人公的生平說到最後的解放。「王貴與李香香」是兩行一節，這首詩也是兩行一節。「王貴與李香香」是兩行一節，這首詩也是兩行一節。

首詩也是利用舊的山歌的形式來寫的。不過牠和「王貴與李香香」

地方：「王貴與李香香」

是用接近於北方方言的國語寫的，而這首詩是用接近的國語寫的。（牠所用的方言是很少的。我不知道作者的家鄉是不是如此，據我所知，我的家鄉流行的唱本，大都是用這一類淺近的普通話寫的，而且頗受一般老百姓歡迎。）其次是「王貴與李香香」的故事比較複雜，所以採用一個場面一個場面的寫法，而這首詩，則故事比較簡單，所以能一氣呵成地把它寫完。第三是這首詩有著濃厚的廣東山歌的格調。也許有人會以為這是出於摹倣的作品，因而不值得提倡罷。但我想，在現階段的今天，我們是並不反對摹倣的。我們模倣民謠、模倣小曲、模倣山歌、模倣民間故事的形式。獨創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獨創乃是從不斷的模倣過程中推陳出新，依照內容的需要，經過許多的改作和修飾，然後才形成的。任何一個初學寫作的人，都會經過過模倣的階段，所以模倣並不是寫病，問題倒是在於作者不要以模倣為滿足，甚或至為模倣的對象所限制，而成為無限制的模倣的反觀。一句話，我們要的是在模倣中尋求獨創。

當然這首詩也並不是沒有缺點的。比方作者對於康保，三爹，鄉長的描述，都只是很概念的，作一般的描寫，而對於他們的性格，却不能够很緊的把握到，並把他們表現出來。這和「王貴與李香香」裏，崔二爺調戲李香香的場面一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作者對三爹和鄉長的寫得不夠。又比方在寫徵糧拉了那兩段，我們亦覺得作者寫得很不夠，我們沒有感覺到鬥爭的氣氛，和作者的戰鬥的激情。

戰鬥的，人民大眾的詩歌運動，現在還在開始，我們把凍山的詩發表在這裏，自然還包涵有獎勵的意思，我們希望廣大的青年朋友們，不管是曾經寫作的，或還沒有寫作的，不管是寫得好的還是寫得壞的，都一齊來參加我們的詩歌運動。只要對於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誠懇而熱情，願意呈獻出他的心來，我們是願意在寫作的技術上，儘量加以協助的。

最後，我還得介紹一下作者雖然還是很年輕，但是他曾經在火線上做過機槍手，我們希望今後他的詩也和他的機鎗子彈一樣，繼續不斷的射擊敵人。

香港

桂 林 底 撤 退

黃藥眠著 羣力書店出版 定價一元八角

這是以桂林撤退留難的一篇千餘行的長詩。作者以細膩的筆法描繪出當時複雜而緊張的畫面，並充分表現了他個人的悲憤，給予賣國的將軍們以辛辣的諷刺，是抒情和敘事的綜合。

同 志 ， 攻 進 城 來 了

林林著 文藝生活社出版 定價二元

作者于太平洋戰爭前，到菲律賓從事文化工作，該處淪陷後退入游擊區，參加當地人民解放軍作戰抗敵活動。這本詩集就是那時的工作實錄是唯一表現南洋人民鬥爭，具有南洋色彩的詩集。

民 主 簡

黃甯嬰著 文藝生活社出版

這里沒有柔美的情調
熱力，對暴力的衝擊和反
高度的憎愛感凝結而成此

時代的
作者



黃甯嬰著 人間書屋出版

這部二千行的長詩，寫的是抗戰後期黔桂大撤退的偉大場景，氣呵成，魄力雄渾。作者親歷其境，寫出了他和萬千的受難者底憤懣，慘與憤恨，並向顛覆的統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告！